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靠近

刘浪
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KAOJIN

作者对故事情节的把握，
人物性格的刻画，
从容不迫，急徐有秩，
尤其是化沉重为轻逸的处理方式，
是很高艺术素养的表现。

刘浪，生于70年代，诗歌、小说作品发表于《山花》《作品》《青海湖》《四川文学》《飞天》《鸭绿江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文学界》《北方文学》等数十家期刊，多篇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精选》等报刊转载，并入选《21世纪年度小说选·2012短篇小说》等选本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，鲁迅文学院第十五期高研班学员。就职于鹤岗市广播电视台。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KAO JIN

靠 近

由于作者有意限制了叙事视角，加之故事的发生地点多有重叠，这 17 个独立的短篇小说，我们也不妨将其看成是一个松散的长篇。

上架建议 小说|文学

定价：33.00 元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靠近

刘浪
◎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KAOJIN

作者对故事情节的把握，
人物性格的刻画，
从容不迫，急徐有秩，
尤其是化沉重为轻逸的处理方式，
是很高艺术素养的表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靠近 / 刘浪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 4

(鲁迅文学院 “百草园” 书系)

ISBN 978-7-5493-5176-3

I. ①靠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2272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 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176-3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22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(0791-88513257) 退换

弹簧刀	1
瓷器一种	12
儿女情长	23
警 句	37
靠 近	54
到可可西里吃大餐	68
河滨街	83
环形跑道	103
别问我是谁	118
我们的老大	131
白丝巾	150
悬 念	165
私家侦探	179
北涧头	196
两米半长的绳子	213
蝴蝶效应	227
先睡一觉再说吧	242

弹簧刀

1

后来，杨小白告诉我，他当时的第一反应，就是把右手伸进了衣兜，握住了那把刀子的刀柄。紧紧地握。

他说他当时的感觉，就是有个类似一块大石头的什么东西，突然压住了他的心脏。足足有两分钟啊，他的心脏是静止的，之后猛然咚咚擂鼓一般上蹿下跳，震得他两个耳朵根子又痒又胀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把刀子本来是陈斯情的，被杨小白偷来了。这倒不是说杨小白看不惯陈斯情在课间用这把刀子削苹果皮，相反，陈斯情这个丫崽子削苹果时，右手的小指高高地翘着，那样子还真就挺带劲的。

杨小白是恨陈斯情办事不公平。杨小白想，李小乐长得比我难看一百倍都拐弯，还总用袖子擦鼻涕；于真呢，也就是篮球打得好一点，却把 Goodmorning 翻译成好早上；曾庆宁和郑亮就更不用提了，一对小痞子，谁跟他俩在一个班级都觉得丢人。可是，这四个人脚前脚后都混进团组织了，陈斯情怎么还不通知我写入团志愿书呢？杨小白真不明白，陈斯情这个团书记是怎么当的。他就把陈斯情的刀偷来了。

居然是一把弹簧刀呢。刀柄的前端有个小钮，一按，啪一下，刀尖蹿出来了，两边都有刃，阳光一打，晃了杨小白的眼。

杨小白本来想把这刀子扔进垃圾箱，但刀子挺漂亮，也挺精致的，他就不舍得。他给自己开出的理由是，好男人不跟小女子一般见识。杨小白就想，放暑假之前，再找个适当的机会，偷偷把这把刀子还给陈斯情吧。但没能还成。

这也许怨不得杨小白。谁让陈斯情不给杨小白抄几何试卷上面最后那几道证明题的答案呢？这可是期末试啊，考不及格，再开学时就得补考的。一想到补考，这暑假谁还能玩得开心呢？

背着书包，杨小白气呼呼地走出考场，他就真的打算把刀子扔进垃圾箱了。垃圾箱离校门口很远，大约有二十米的距离。当杨小白走到垃圾箱近前时，就听到了二胡声。拉的是《二泉映月》。

这曲子，杨小白实在太熟悉了。要不是他爸爸死了，他就能跟他爸爸学会拉这个曲子了呢。

杨小白就顺着二胡声传来的方向张望，看到了前方二十几米远处，有一群人，围成了一个圈。杨小白就忘了扔刀子的事，向那群人跑去。

到了近前，杨小白使劲扒拉人群，使劲往里挤。当他挤到了里边，看到拉二胡的人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右手伸进了衣兜，握住了那把刀子的刀柄。紧紧地握。

刀柄很快就滑腻腻的了，这是因为杨小白的手出了很多汗。

在此之前，杨小白曾经用这把刀子砍过街边的扫帚梅，轻轻一挥，扫帚梅就只剩下边一根光秃秃的杆了。杨小白曾经用这把刀子划过公交车的座套，轻轻一划，座椅布面下的木板就见了天日。杨小白还曾经把一个作业本放在这把刀子的前端，他一按小钮，刀尖蹿出，作业本就被刺了个透心凉。

杨小白相信，只要他蹲在拉二胡这人的身后，把刀子抵在这人的后背，一按刀柄上的小钮，啪，一切就都解决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
杨小白就开始行动了。可是，就在他一抬脚时，拉二胡的人抬起了头。

杨小白就愣住了。

杨小白看出来，拉二胡这人已经双目失明了。

2

后来，杨小白告诉我，如果张二顺不是双目失明了，让他猛地惊讶了一下，那他也许就真的杀死张二顺了。

我说，哦。

杨小白十三岁那年，他爸爸死了，这我早就知道了。杨小白的爸爸死在一个叫张二顺的人手里，我却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
我就问杨小白，张二顺是怎么害死你爸爸的呢？因为什么呀？

杨小白的眉头就皱了起来，说，你就别问了。

我又问他，那，那张二顺的眼睛又是怎么瞎了呢？

杨小白摇了摇头，说，不知道。

我就不问他了。

可我还是能够想象得出，在杨小白十五岁那年的这个夏日的午后，当他在街头与张二顺相遇的瞬间，他是何等的震惊！他真的太想用陈斯情的这把刀，一下就捅死张二顺，但他却没有这样做。

因为杨小白猛然发现，如果他这个时候杀死张二顺，那他的麻烦就大了。围观张二顺拉二胡的人，少说也有二三十个，杀死张二顺，他不可能逃出这些人的围追。

杨小白又站在了原地。这时候，张二顺也拉完了那曲《二泉映月》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，跟个泥塑似的。

张二顺的面前，放了一顶帽子。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走上前来，一哈腰，把一二个硬币或一二张纸币，扔进了这顶帽子里。

张二顺开始拉《光明行》时，又有人加入了围观的行列，杨小白却退了出来。

杨小白来到《润河晨报》社门前的台阶上，坐下来，远远地看着那些围观的人群。他要等这些人散去，只剩下张二顺一个人时，他

才好杀死张二顺。

《光明行》这曲子飘到杨小白近前时，仍还真切。杨小白就在心里比较了一下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张二顺要比他爸爸拉得好。

杨小白还记得，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或者更早以前，张二顺是他家的常客。当然，那个时候的张二顺还不是瞎子。有好几次，张二顺都要教杨小白拉二胡，却被杨小白的爸爸给搅了。老张，咱哥俩先喝点。杨小白的爸爸边说边把张二顺拉到饭桌前。杨小白知道爸爸酒量很大的，可是，每次先醉倒的，都是他爸爸。

杨小白正回想这些旧事时，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下他的肩膀。杨小白激灵一下，一回头，就看到了陈斯情。

杨小白就白了陈斯情一眼，又转回头，看着围观张二顺的人群。

陈斯情绕到了杨小白的身前，她说，我知道你在生我气。

杨小白低下头来，没理陈斯情。

陈斯情说，你生我气，我也不能给你抄卷子。

杨小白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陈斯情说，要不这样吧，放假了，你给你补补几何。

杨小白说，不用。

陈斯情说，几何也没什么可怕的，要是真学进去了，可有意思了。

杨小白猛地站了起来，指着陈斯情的鼻子说，烦不烦啊？你烦不烦啊？你少教训我，我见到你就烦！

陈斯情的脸就红了，她说，杨小白，你，你。

之后，陈斯情就跑进了《润河晨报》社。杨小白知道，陈斯情的爸爸在报社工作，好像是副总编辑。

杨小白急促地呼吸了几口，就又想起了张二顺。可他一转头，却发现那群人已散去了。

张二顺也不见了。

后来，杨小白告诉我，当他发现张二顺不见了时，他后悔得真想抽自己的耳光。当然，他更想抽陈斯情的耳光。

在杨小白十四岁那年，他知道爸爸原来是死在张二顺手里的时候，他曾去过张二顺的家。杨小白本来是要进屋就杀张二顺的，可给他开门的却是一对陌生的夫妇。他们告诉杨小白，张二顺一年前就把房子卖给他们了，至于张二顺去了哪里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之后，杨小白打听了很多人，但没人知道张二顺的下落。

杨小白就骂了一句，他妈的，还不如刚才捅了他呢。

杨小白就跑到刚才张二顺拉二胡的地方，四处张望。他飞快地梳理着自己的思路。这是一条南北向的次主干道，路上行人并不很多，张二顺应该是往北走了。因为张二顺要是往南走的话，杨小白应该看得到他，毕竟杨小白和陈斯情争吵的时间也不过就三两分钟，而在这三两分钟里，张二顺要是往南走的话，就会与杨小白迎面相遇。

杨小白就向北追去。在跑回到校门口时，他的书包带断了，书包掉到了地上，书本和文具盒撒了一地。杨小白急忙蹲下身子，把书本和文具盒胡乱塞进书包，然后将书包抱在胸前，继续往北跑。没跑几步，文具盒又从书包里蹿了出来，掉在了地上，哗啦一声。杨小白的脚步停了一下，但没捡文具盒，就又跑了起来。

快到北岸医院的时候，杨小白看到了张二顺了！张二顺左手拿着那把二胡，右手拄着一根柱子，正试试探探地过马路。而先前那顶摆在地上用来装钱的帽子，此刻正戴在张二顺的头上。

杨小白终于长出了一口气，他抬起胳膊，把脸往袖子蹭了蹭，可汗水还是一个劲地往下淌。

杨小白就想，这路上往来穿梭的车辆，要是把张二顺撞死，那该多好，他不仅给爸爸报了仇，他本人也不用负法律责任。就算不把张二顺撞死，撞伤也行。这里就是北岸医院的门口，张二顺肯定会被送

进北岸医院抢救。这样的话，张二顺一定会死得更惨。因为杨小白的妈妈正是北岸医院抢救室的医生，杨小白肯定会打消妈妈救死扶伤这个念头的。

可是，没有一辆车去撞张二顺。更让杨小白生气的是，一辆黑色帕萨特，在距离张二顺差不多五米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杨小白刚刚看到车窗里面立了块小牌，写着“新闻采访”四个字，紧接着他就看到副驾驶那侧的车窗摇了下来，陈斯情把小脑瓜伸了出来，远远地向杨小白做了鬼脸。

杨小白就小声骂了一句，臭美啥呀？要不是因为你添乱，我能累成这样吗？

载着陈斯情的这辆帕萨特重又启动时，张二顺就已经走到了马路对面，杨小白也紧跟着来到了马路对面。杨小白在心里打定了主意，你走一步，我跟一步，看你能走到哪？走到没人的地方，我就杀了你。

来到北岸医院门口，张二顺停了下来。紧接着，张二顺坐在了地上。杨小白想，他这是又要拉二胡了。

但张二顺没有拉，而是从怀里拿出了一个馒头。那馒头几乎已成了灰色的了，张二顺一咬，细碎的渣渣就洒了一地。张二顺往下咽的时候，总是要扬一下头，然后哈哈喘上几口气。杨小白就觉得自己的嗓子，也噎得难受。

张二顺吃完馒头，也没有拉二胡，而是继续坐在地上，跟个泥塑似的。进进出出医院的人络绎不绝，杨小白没有下手的机会。

杨小白又急又热又渴，他就进了医院门口旁边的一家食杂店，从书包里找出一元钱，买了瓶冰镇的纯净水。杨小白一边喝水一边往食杂店外走，他刚走到门口，北岸医院的一个医生进来了。

这个医生认识杨小白，她说，小白，来找你妈来了？哎哟！看你这孩子，怎么热成这样？

杨小白说，刚考完试，烤糊巴了。

医生就笑了，说，小心回家你妈打你屁股，哎哎，先别喝，你热成这样，不能马上喝水。

医生接下来就给杨小白讲述不能马上喝水的医学依据。杨小白没心思听，他怕门外的张二顺又溜掉。

杨小白就往门外看了一眼，天呀！张二顺已上了十七路公交车！而且，公交车已经起动了！

杨小白将书包和纯净水一把塞进医生的怀里，说了句把它给我妈，就冲了出去。

4

还好，公交车后门的售票员，看见杨小白在追赶，她就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。

杨小白上了车，发现车上乘客不多，但已没了座位。

杨小白刚刚站稳，就看见了张二顺。张二顺坐在最后一排，对售票员说，同志，到新鹤小区那站，你告诉我一声。售票员说，放心吧，到那我喊你。

杨小白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新鹤小区？我家就在新鹤小区呀！他去那干什么？

售票员打断了杨小白的思路。售票员看着杨小白说，没买票的同志，把零钱准备好，请把零钱准备好。

杨小白就把手伸进了衣兜，在摸到那把弹簧刀时，他的脑子里就不禁轰地一下。坏了坏了，钱在书包里呢。

杨小白急忙又翻了裤兜，先是左侧的，接着是右侧的，希望能够找到五角钱。但是，没有。他就低着头对售票员说，阿姨，我钱放书包里了，书包放在我妈单位了。

售票员冷笑了一声，说，是吗？你这样的初中生我见多了。你接着往下编，编圆了，我就不让你买票。

杨小白的脸就更红了。他大声说，我没编，我钱本来就在书包里。

售票员说，你喊啥呀？你喊啥呀？你不买票你还有理呀？我让你

把钱放书包里了？

杨小白说，我，我。

就在其他乘客小声议论、指指点点的时候，张二顺把手伸向了售票员。张二顺的掌心托了一个五角硬币。他说，都不要吵了，我给这学生买张票。

交公交车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售票员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钱接了过去。其他乘客，就又议论和指指点点起来。

杨小白不知道该不该对张二顺说声谢谢，他就看着张二顺。张二顺呢，张着两只空洞洞的盲眼，坐在座位上，没有表情，跟个泥塑似的。

突然间，杨小白的冷汗流了下来。杨小白觉得，张二顺一定是认出他来了！

杨小白看过很多武侠小说。那些小说中，几乎所有双目失明的侠客，耳朵都特别特别好使，甚至能听落叶于惊雷。杨小白想，刚才他在食杂店跟那个医生的谈话，张二顺一定是听到了，那个医生可是叫了小白名字的。

杨小白又想，张二顺不是想用一张车票，来抵消杀父之仇吧？他想得可真美。

很快，公交车行驶到新鹤小区那站了，杨小白在张二顺后下了车。杨小白想好了，他得离张二顺稍微远一点，省得张二顺有所提防。

张二顺进了新鹤小区，来到了杨小白家单元门前。杨小白远远地盯着张二顺，他不知道张二顺要耍什么花样。

张二顺只是在单元门前站了三两分钟，就出了新鹤小区，杨小白仍跟在他身后。杨小白认定了，你张二顺走到哪，我就跟到哪，我就不信跟不到个没人的地方！

张二顺走到刚才下车的公交车站时，杨小白的心又提了上来。杨小白又想起自己身上没带钱了。要是张二顺再坐车的话，杨小白就不知自己怎么办了，还不买票？丢不丢人啊？

杨小白就焦急地打量往来的行人，想找个熟人借一点钱。
可是，一个熟人也没有找到。

5

让杨小白有些兴奋的是，张二顺没有乘车，而是借着手中的棍子，试探着步行。走出了大约三十几米，张二顺被一块砖头绊倒了。张二顺趴在地上，把右手攥着的棍子换到左手，再用右手在地上划拉。

杨小白突然觉得张二顺很可怜。他很想上前扶起张二顺，帮张二顺捡起那把二胡。

这时候，一个路过的行人，用脚把二胡踢到了张二顺的近前。张二顺把二胡抓在了手里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。

张二顺站起身来，用左手拿着二胡和棍子，用右手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，就又往前走。五分钟后，张二顺和杨小白就相继来到了北岸邮政局前。张二顺进了邮政局，杨小白也想进，但又没进。

因为杨小白看到《涧河晨报》社的那辆帕萨特，正停在邮政局门前。

后来，杨小白告诉我，第一直觉让他认定了总给他添乱的陈斯情，一定也在邮政局内。事实也证明了，杨小白的直觉蛮准的。

就在杨小白苦等了大约十分钟之后，张二顺出来了。张二顺不是自己出来了，一个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男人，左手拿着二胡，右手扶着张二顺。张二顺的右边，正是陈斯情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在杨小白发傻的时候，陈斯情、张二顺和那个男人已来到了帕萨特车前。

陈斯情对那个男人说，王叔，我自己回家就行了，你把这位伯伯送到地方吧。

那个男人说，好吧。接着，他就跟张二顺上了车。

杨小白就把刀子掏了出来，可他冲上前时，帕萨特已经起动，飞

快地驶远了。杨小白一口气追出了足有一百米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就气不接下气地蹲在了地上。

杨小白气刚刚勉强喘匀了，缓缓站起身时，陈斯情跑了过来。

陈斯情气喘吁吁地说，杨小白，你，你跑这么快，干，干什么呀？我，我正要，找，找你呢。

杨小白哇的一声哭了。他说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边喊边把手中的刀子摔在地上。刀子的小钮磕在了地上，啪，刀尖弹了出来，阳光一打，挺晃眼的。

陈斯情被杨小白哭愣了。可看到这把刀子时，她又笑了，说，我就知道是被你偷走的。

杨小白一脚把刀子踢出去老远，他哭着说，还给你！还给你！你把那个瞎子放走了，那个瞎子杀死了我爸爸你知不知道！

陈斯情的脸就白了，她说，什么？那个人，他，他杀死了你爸爸？

杨小白又蹲在了地上，抱头大哭。

陈斯情两手捂着胸口，愣在了那里。

路过的行人都侧头看他们俩。其中一对四十岁左右的男女路过时，女的说，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男的说，一看就是处对象的，现在这些孩子呀。

杨小白止住哭泣时，陈斯情说，好像不对。

杨小白说，什么不对。

陈斯情说，你妈妈是不是叫杨美溪？

杨小白说，是。

陈斯情说，她是不是在北岸医院工作？

杨小白说，对呀，怎么了？

在陈斯情接下来的话语中，杨小白知道了，陈斯情和那个司机来邮局，是给《润河晨报》的作者邮寄样报和稿酬。陈斯情帮着填写完最后一张汇款单时，张二顺来了，也是汇钱。陈斯情见张二顺是盲人，手里的钱又多是硬币和角币，她就帮张二顺数了钱，又帮张二顺填写了汇款单。汇款金额是四百元，收款人是北岸医院杨美溪。陈斯